頼[illegible]著

日本外史

一

和書門 類 一〇五號 三函 二架 一二冊

127
内閣文庫 和書 類 一〇五號 一二冊 一架 一四〇函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05
冊數	12	(1)
函號	140	127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太政官文庫
和書　門
中
史　四九　號
函
架
共十二冊

本外史

頼氏蔵板

日本政府図書

おほよそことは志をのぶるにあら
[illegible]すれは[illegible]らく
は文字をあまりて要をうしなふ
その初をおもふ人のまれなる
唐くにの[illegible]論をよむもをさをさ[illegible]
やまとことはをもておもひのまゝに[illegible]

これハ穏當にしてその中をと
うるものゆへに朕躬のめまみえ
はかることもてかの兵事れし
こまやかなるにそれへしもの
あらん我史をやいつむとおもう
りにおよへるひそかまゝしつ

かちまんひとの論といふへき歟

文政十二年二月　風月

右樂翁老侯索外史後二年題其簡首者其近臣
田内主税謄寫求示秘藏於家此其副也

頼襄謹識

外史例言

一此書。本欲志將家興廢。以爲閫外一典。然元弘延元之後。附屬官軍者。不可謂之非武族而略焉。元龜天正之際。割據方隅者。不可謂之非元帥而舍焉。舍焉略焉。則當時之事。有不覩其全者矣。平氏始之。北條氏終之。闕此二者。源氏之事亦爲不備。

一故源足利織田豐臣四家。與我德川氏。則卷分上下。或成數卷。而其餘者。皆單一卷。以見差別。不附其後。而挿其間者。欲使讀者覽成敗分合之次第也

一此書要詳各家興廢。以資覽觀。不敢立本紀。如正史。特其中以帝王年號幾年幾月表明條理耳。嘗欲作年表大事記冠之。未果也。

一署正記前後記者。以示名分不可混也。使觀者勿以奬姦雄譏之。

一中世以還。風氣東遷。歷數興廢。而後大成於我德川氏。致今日太平極盛之治。生於今日者。不詳從前喪亂。或不自知其生之幸也。讀此書者。自首卷漸次覽閲。以至末編。自能見之。不必喋喋頌贊也

一以國朝例言之。源平爲姓。足利北條爲氏。以西土例言之。源平爲氏。足利北條爲族。要不可混也。然列而稱之。因襲既久。常藩之史亦無所分。今亦循其例。曰某氏某氏。不復甄別。讀者詳其事跡。不患不辨之矣。

一中興諸將。以楠氏爲主。自餘隷之新田氏。又未嘗膺上將之位。而置之足利氏之上。雖兵部卿之親。北畠氏之貴。皆繫其中。不復拘其資望崇卑。及相統屬與否。蓋正史自有體裁。不可得云云。此以家乘。故得伸其私心。以發幽光耳。

一近古雄長。不止四族。如里見佐竹伊達最上之於

東。大友島津龍造寺長曾我部之於西。皆是然。土地之大。事跡之繁。莫之與京。或暴致強大。亦旋興旋廢。而其事不必關係天下治亂。則不復別記。特於四氏語中。互見之。

一武田上杉。以敵國合其傳。似不倫也。然不如是。莫以能盡其爭鬭之情狀。如太史公敘魏其武安之意。

一近時諸儒。於非君非臣之間。別造名號。左支右吾。議論蠭起。雖曰崇之。其實黷之。襄則不敢焉。今之所著。斷然據左氏紀齊晉。漢書紀霍氏之例。皆用見今公行之名。以直書其實。名實之際。使讀者自見之。不復私撰稱謂。以眯後世耳目。抑吾輩文字。何于天下名義。然自我亂之。亦心所懼。後之君子必有取此言焉。

一歸有光云。史記合傳。本是一滾寫。分頭別項。出於後人。此說爲是。然分其頭緒。可便省覽。此書合傳。倣史記體。而寫樣故仍俗本。如楠氏及武田上杉是也。

一此書倣史記世家。而詳略迥異。猶包三國諸臣傳於劉曹孫語中。又不殺其事跡。而務省約。故致卷

冊彭亨。頭緒煩數。讀者靜心熟閲。不患不了了。益此間有宇宙未曾有之國勢。叙之當用宇宙未曾有之文體。

一源平諸臣。系譜本末。就各語中。首尾照管。略使可概見。細川上杉等之於足利氏亦然。至於今時列國之先。毛利長尾等。自有別志。其餘錯出於織田豐臣德川三家中。至德川氏勳舊。則具於德川語中。皆是例也。

一中世以後。將士有濫稱官號。代字者。有通稱小字者。今槩從刪殺。獨舉姓字。尚簡省也。其間又有以字著稱者。又有事跡中須舉字者。特表之。其他當族異日。盡注其傍。

一各家事跡。有甲是乙非。疑出愛憎者。其無大異同者。兩存各語中。使讀者照對審察。

一叙是傳。則稱謂言語。皆如私。是人。是紀傳體耳。如史記傳項羽。不得爲當代。變其體。覯此書者。幸諒之。

一古史於當代之事。不必提書闕字闕畫。蓋史體爲然。又臨文不諱之意也。爲之者。始於明清。雖臣子之禮。而近於繁縟佞諛。今不敢從。

日本外史 例言 頼氏藏版

一父母之邦。稱呼異例。亦私書之體耳。觀者諒之

一古人云。讀史記一事。紀中有之。傳中亦有之。易於記識。如通鑑。一見輒沒了。是紀傳之所長也。如此書敘關原一役。織田豐臣毛利上杉。皆舉其概略。而後特詳於末編。不避重複。其他皆類此。

一自幼至老。所嗜在此。所讀不下數百部。就中常藩國史成績。及東府諸家所著。引證宏博。考索明覈。故因以爲根據。力可及者。盡檢其所原。時補萬一之遺。又有私心不敢從者。不盡疏辨。極知其多疏繆脱誤。又照管不及。交相矛盾者。竢正於博雅耳。

一凡事跡。領其大意。而馳騁顛倒。期於明瞭。故不能一一注其所出。

一凡敘事。雖已入前人雅文者。其可變者變之。以成一家言。然事詞允當。不可易者。不得不依舊。非敢勦襲也。大抵主明白質實。直寫情勢。不敢文飾。

一序論論贊。皆言其不可已者。自敘編述之意。或取與敘事相發。不敢甚高論。即有與前人雷同者。亦存而置之。不必標新領異。

子成氏識

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少將樂翁公閣下。襄嘗讀宋蘇轍上韓魏公書。愛之。以爲自昔進言於當世王侯者。大抵有求而自售。識者所醜。獨轍偉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大川。欲接其言貌以養己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雖然。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人將疑轍之有求焉。

閣下今代之魏公也。而勇退高蹈。久處閑地。使襄學轍所爲。可以無嫌矣。特貴賤懸絕。不啻如轍於魏公。則徒仰而心嚮之而已。今茲。尊嫡君

侯膺

幕命。入朝謝

大拜之恩。襄伏在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邸吏帶閣

下之命。來就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賜　覽觀。禮

意殷勤。愧悚交至。夫襄不敢求於

閣下。而

閣下求於襄。襄之榮大矣。復何所嫌而辭避乎。

雖未接　謦欬。聞　其詞命。亦可以自壯。於是

忘其蕪穢。出以納下執事。又敢有所瀆告。轍書

稱。史遷交有奇氣。他日自作古史。則論遷之疎

略輕信淺陋無識。夫遷官太史。總領天下文籍。

猶不免疎略之譏。況如襄以寒陋一書生。獨力

罔羅古今。其不自揣。而招大方嗤笑。必也。然少

小嗜讀國乘。每病常藩史之浩穰。又恨其有闕。

至近代之事。與夫

隆治之所由。非無先輩撰著。又未有晰其端緒綜

各家終始者。於是私倣遷史世家。而加詳備。斷

自源平氏。至於　今代。間以中興諸將。及割

據郡雄。關係治亂者。家別紀之。或錯而合之。要

覽其成敗盛衰之狀。與臣屬謀戰忠邪之跡。取

其大禮最明確者。若夫博引旁捜辨。折錙銖。世
自有其人。以爲非襄輩所及也。至其義例。蓋亦
有貽淺陋之嘲者。事繫
擧　今代而稱謂論說。如欠尊崇者。是自有
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列將家而雜以雄長。
說焉。夫右族迭興。甲起乙仆。以成海宇之沿革。
而事不必關於
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
變。而其中貫以
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大義所繫。必用特書。雖厠權
豪於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署題以見統屬。而
載之事實。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
今代稱謂。則謹據
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重。按跡可知。不
敢私撰名號。以黷　今代而眯後世耳目。閲
首至尾。睹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統合之所
漸。則今日無前之
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敢喋喋頌贊。使人疑其諛
與。溢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襄區區撰述之本意。
不可不爲

閣下一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著書
取其簡約自便省覽殆非謀公之世也所以引
据剪裁皆成一家私乘之體至寫録體貌又一
倣古史不肯學輓近之文縟是以拮据二十餘
年藏之篋笥未嘗示人今乃得
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眞意外之幸
也襄雖無求於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載非經
大賢之鑒識不足以保其傳也然苟得流傳不別令
與後其損益於世道人心尤不可不加謹襄也
病羸不能效力父母之邦況敢望有益於世然
生遭此極盛之運以其庸陋之筆墨裨補萬一
焉則不負爲太平之民也蘇轍謂魏公苟以爲
可教而教之則幸矣
閣下其亦有以教襄焉冒瀆 尊嚴惶懼無已
文政十年丁亥五月廿一日布衣頼襄謹再拜
白

日本外史引用書目

神皇正統記　今昔物記
陸奥話記　奥羽軍記
將門記　純友追討記
後三年合戰草　保元平治物語
平家物語　長門本平家物語
源平盛衰記　東鑑
承久記　太平記
異本太平記　參考太平記

太平記綱目　櫻雲記
伯耆卷　菊池軍記
關城書　保暦間記
梅松論　花營三代記
足利治亂記　室町殿日記
明德記　應永記
富士御覽記　北山行幸記
椿葉記　永亨行幸記
長祿寛正記　嘉吉記
結城戰場物語　應仁記

應仁略記　應仁別記
重編應仁記　文明一統記
鎌倉大艸紙　細川勝元記
細川政元記　三好成立記
三好別記　松永記
十河物語　穴太記
光源院記　赤松記
北條五代記　房總治亂記
豆相記　相州兵亂記
河越記　國府臺前記

國府臺後記　北條早雲箇條書
里見軍記　蘆名記
伊達成實記　最上記
山形記　東國太平記
甲亂記　甲陽軍鑑
武田三記　北越軍記
謙信軍記　河中島合戰記并圖
北國太平記　上杉輝虎注進狀
中國治亂記　陰德太平記
江就記　毛利家記

筑紫軍記　別所長治記
長曾我部元親記　九州治亂記
信長記　織田眞記
立入宗繼記　太閤記
天正記　豐鑑
小松記　富樫記
淺井軍記　朝倉軍記
江北記　江濃記
蒲生氏鄉記　惟任退治記
柴田退治記　余吾莊合戰覺書

紀州發向記　島津家記
朝鮮軍記并圖　朝鮮征伐記
高麗陣日記　朝鮮物語
清正記　前田軍記
黒田長政記　細川忠興記
將士美談　武邊物語
武家閑談　武者物語
武將感狀記　武家高名記
武家盛衰記　老人雜話
故老物語　大河內秀綱物語

三河記　三河物語
松平譜　德川記
創業記　藤澤寺緣起
松榮紀事　家忠日記
增補追加家忠日記　關原記
關原軍記并圖　關原記大全
關原外記　石田記
石卵餘史　駿府政事錄
東照宮御遺訓　御遺訓附錄
御遺誡　慶長記

慶長一統記　慶長日記
元和記　四戰紀聞
三形原合戰記并圖　小牧合戰圖
大坂記　大坂軍記并圖
難波戰記四種　冬夏日記
秀頼記　大坂首帳
若江合戰記　大坂冬夏陣覺書
樫井合戰記并圖　淺野家記
淺野家臣記　小幡景憲事記
酒井家記　本佐録

落穗集　玉露叢
玉滴隱見　岩淵夜話
武野燭談　柳營秘鑑
諸家大秘録　諸家深秘録
君臣言行録　續日本紀
續日本後記　文德實録
三代實録　令義解
類聚三代格　延喜式
姓氏録　三善清行意見封事
職原鈔　皇胤紹運録

尊卑分脈　公卿補任
武家叙任　大系圖
武家大系圖　足利系圖
細川系圖　德川系圖
上杉系圖　貞永式目
建武式目　知譜拙記
主圖合結　武鑑五種
水鏡　扶桑略記
世繼物語　榮華物語
續世繼物語　增鏡

宇治拾遺　玉海
百錬鈔　愚管鈔
古事談　續古事談
著聞集　十訓鈔
徒然艸　愚昧記
後愚昧記　康富記
親元記　祇園執行日記
東寺執行日記　吉野拾遺
義貞記　菊池武朝申状
吉野事書案　新葉集

宗良親王集
大日本史 大日本史贊藪
國史實錄 烈祖成績
藩翰譜 王代一覽
鎌倉將軍譜 京都將軍譜
織田信長譜 豐臣秀吉譜
東照宮年譜 年譜附尾
武德大成記 武德安民記
武德編年集成 東遷基業
東遷成基 大業廣記

元史 明史
明史紀事本末 懲毖錄
皇明通紀 皇明實紀
兩朝平壤録 中山傳信録
和漢合運 異稱日本傳
木下長嘯集 羅山集
讀史餘論 五事略
保建大記 本朝通紀
中興鑑言 制度通
南留別志 駿臺雜話

通語　逸史

常山紀談　稱謂私言

日本外史目次

卷之一

源氏前記

平氏

卷之二

源氏正記

源氏上

卷之三

源氏正記

源氏下

卷之四

源氏後記

北條氏

卷之五

新田氏前記

楠氏

卷之六

新田氏正記

新田氏

卷之七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上

卷之八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中

卷之九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下

卷之十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足利氏後記
後北條氏
卷之十一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卷之十二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卷之十三

徳川氏前記
織田氏上
卷之十四
徳川氏前記
織田氏下
卷之十五
徳川氏前記
豐臣氏上
卷之十六
徳川氏前記

豐臣氏中
卷之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下
卷之十八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一
卷之十九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二

卷之二十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卷之二十一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四
卷之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日本政府圖書

清行大學頭式部大輔終參議宮內卿

日本外史卷之一

源氏前記　　賴久太郎　著

平氏

外史氏曰。吾讀舊志。見鳥羽帝時。數下制符。禁諸州武士屬源平二氏。曰。大權之歸將門也。其在此時歟。及讀三善清行封事。陳宿衛豪橫之患。乃知制度之弊。其來久矣。非亶始於此也。蓋我朝之初建國也。政體簡易。文武一途。擧海内皆兵。而天子爲之元帥。大臣大連爲之褊裨。未嘗別置將帥也。豈復有所謂武門武士者哉。故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天子必親征

伐之勞。否則皇子皇后代之。不敢委之臣下也。是以
大權在上。能制服海内。施及三韓。肅愼。無不來王也。
及至中世。摹倣唐制。官分文武。乃特置將帥。六衛之
將。將天子親兵。而兵部居八省之一。建左右馬寮。以
畜貢馬。而邊要之國。諸郡皆有軍團。三分一國之丁。
而取其一。五人爲伍。伍二爲火。火五爲隊。隊二爲旅。
旅十爲團。各有首領。一火六馬。便騎射者。特爲騎隊。
皆任守令簡點。衛京戍邊。按簿差遣。每擧征伐。令沿
道諸國。須契勅勘合。凡征行萬人。乃有將軍。有副將
軍。有軍監。有軍曹。有錄事。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

將出征。必授節刀。臨軍對敵。首領不從約束者。皆聽
專決。還日具狀以聞。建勲位十二等。論功酬賞。而罷
其兵。凡其器仗。藏于兵庫。出納以時。皆管之於兵部。
中朝制兵。大略如此。雖不及上世之旨。其防亂慮禍。
可謂密矣。是故有事。則下尺一之符。數十萬兵馬
立具。而平時散歸卒伍。爲之將帥者。或自文吏出臨
兵陣。畢事而歸。脱介冑而襲衣冠。未嘗有所謂武門
武士者也。及藤原氏以外戚。世執政權。卿相之位。非
其族人不擬。官論品流。因習成俗。庶僚百揆。梟世其
職。而將帥之任。每委源平二家。於是乎。始有武門之

稱焉。光仁桓武之朝。疆場多事。寶龜中。廷議汰冗兵。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就農業。而兵農全分。至貞觀延喜之後。百度弛廢。上下隔絶。奥羽關東之豪民。以軍功至六衛舍人者。或坐制鄉曲。不勤宿衞。而守令莫之能制。淸行所謂非六軍貔虎。而爲諸國豺狼者。所在皆是。平居藏甲蓄馬。儼然自稱武士。於是乎。始有武士之稱焉。自從天慶。馴致寛治。源平二氏。數鎭東邊。每用此輩。以奏功効。而各有所習用。以相隷屬。因襲之久。如君臣然。自是其後。苟有事。輒命之二氏。二氏各發其隷屬

赴之。如探物於嚢。不復煩選將徵兵。而討伐勦誅。莫不立辦。廟堂之上。務取恬熈。不憂其勢之積重不囘。方且延爲爪牙。以相傾排而已。烏羽之下此令也。如察其弊者焉。而不窮弊之所由。於救之之術。蓋已疎矣。當是之時。源氏有梗命者。勅平氏討之。平氏有難制者。令源氏誅之。更相犄制。以爲得控馭之術。而不知異日搏噬攘奪之禍。又基於此。敗壞古制。苟媮一時。皆足以自取困蹙也。抑戎事民命所繫。而兵食之權。不可一日去國。先王之必躬親之。其旨深矣。今委之一二宗族。又賤其事而不省。至於別其品類。不齒

之朝廷之上。甚則奴僕視之。曰是武門耳。是武士耳。
及其論功行賞。或恡而不與。嗚呼。幾何其不相率以
自棄於法度之外也。特以積威所約。抑不敢發爾。至
於保元平治之際。乃乘釁而起。潰裂四出。不復可收。
横流之極。終致失其千歳不抜之權。而授之郷所奴
僕視者。可勝慨哉。吾作外史。首敘源平二氏。未嘗不
歎王家之自失其權。而國勢之推移。有非人力所能
維持者。因世變以見得失。後之憂世者。將有以留心
焉。

平氏出自桓武天皇。天皇夫人多治比眞宗。生四子。

高見無官無位　赤旗　鎭守府將軍良將　下野守良兼　將門相馬小次郎將門　貞盛時左馬允

長曰葛原親王。幼有才名。長而謙謹。好讀書史。觀古
今成敗以自鑒。叙四品。任式部卿。子高見。孫高望。高
望賜姓平氏。拜上總介。子孫世爲武臣。其旗用赤。高
望四子。國香。良將。良兼。良文。並任東國守介。鎭守府
將軍。國香子曰貞盛。材武善射。爲左馬允。良將子將
門。性桀黠。倚攝政藤原忠平。求爲撿非違使。忠平不
省。將門一去之東國。據相馬里。劫掠常陸下總。時國
香爲常陸大掾。良兼爲下總介。皆與將門有隙。承平
中。將門終攻殺國香。將門之在京師也。嘗詣敎實親
王。從兵可五六騎。適貞盛亦來謁。會將門出。門。貞盛

謂人曰。將門必生事天下者。今日恨不率士卒。卽率士卒者。當擊殺之。至是貞盛棄官而東。欲復父仇。與良兼及從弟良正。共攻將門。不利。貞盛謂是私鬭也。不若受勅討之。將還京師。有所請。將門要擊之信濃。貞盛大敗。脫身入京師。已而良兼卒。將門乃據下總。遂襲執常陸介藤原維幾。取常陸。武藏守興世王兇險喜亂。往說將門曰。關東八州沃饒而四塞。可據以霸天下。夫取一州誅。取八州亦誅。誅一耳。顧公安所決。將門大悅。延爲謀主。遂攻下野上總武藏相摸。悉下之。弟正平諫曰。帝王有命。不可妄冀。願熟圖之。將

將門登叡山瞰皇城

天慶二年三年

右衛門督忠文

門曰。天縱我以武。吾取帝位。孰能拒之。乃建僞宮於下總猿島。置文武百官。初將門與藤原純友者友善。嘗同登比叡山。俯瞰皇城曰。壯哉。大丈夫不當宅此耶。遂與謀。又謂純友曰。他日得志。吾王族。當爲天子。公藤原氏。能爲我關白乎。至是純友爲伊豫掾。任滿不還。據海島爲盜。以遙應將門。潛遣人入京師。行火坊市。京師戒嚴。時天慶二年也。三年。朝廷拜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率諸將東伐。發東海東山兵。募以重賞。而任貞盛常陸掾。發兵討將門。將門聞之。率兵索貞盛於常陸。不得。乃散其衆。獨以千餘人至

下野掾
秀郷

下野。下野有押領使藤原秀郷。世為大族。及將門起兵。往見之。將門方梳髮。捉髻而出。款接之。命食。共食飯粒墮前。拾而食之。秀郷知其輕率不足與有為也。乃從貞盛。貞盛窺將門無備。與秀郷合兵四千餘人。急襲之。將門遽出距之。大敗。貞盛乘勝疾攻。將門欲誘之險阻。走據島廣山。貞盛火其營。大戰于山北。將門以見兵四百騎死鬭。貞盛麾兵蹙之。將門獨身出走。貞盛叱咤追馳。射中其右額。墮馬。秀郷斬其首。與世王以下。悉伏誅。梟于京獄。八州皆定。而純友尋平。忠文等皆途還。貞盛以功叙從五位上。後遷從四位

平將軍
下野守
維衡
散位致
頼
四天王
常陸介
頼信
大和守
保昌
維茂出
羽介鎮
守將軍
稱餘五
將軍
驛鈴
天仁元年
大治
備前守

下。任鎮守府將軍。兼陸奥守。世呼曰平將軍。貞盛四子。季維衡最勇。與平致頼源頼信。藤原保昌齊名。稱四天王。任下野守。後私與致頼鬭諍。徙淡路。貞盛又養從子維茂。亦勇敢亞維衡。維衡曾孫正盛有武幹。時平氏與源氏。並為武臣。而源義家樹功邊陲。宗黨尤強。其長子義親為對馬守。剽掠九州。殺官使。流隱岐。逃歸出雲。殺吏奪貢賦。勢甚猖獗。於是詔正盛為追討使。賜驛鈴。率兵討之。與義親戰。斬其首。梟于京獄。時天仁元年也。正盛生忠盛。忠盛居伊賀伊勢之間。為人眇一目。大治中。山陽南海盜起。忠盛追捕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正盛

五節豐明節會 十一月中旬辰日薦新稻於廟有宴

左兵衛家貞

伊勢瓶子

功。事白河鳥羽二上皇。並有寵焉。鳥羽上皇建得長壽院。以忠盛董役。役竣。除但馬守。聽昇殿。擧朝憎之。謀以豐明節會乘暗刺之。忠盛曰。朝則嘗詬不朝爲怯其辱宗一也。乃帶刀而入。家人平家貞與其子家長衷甲從焉。吏訶止之。家貞對曰。主君有戒心。臣將與之同死。吏不得止。忠盛昇殿。就闇拔刀。刀光外射。衆大畏不敢發。及宴。召忠盛命舞。衆歌曰。伊勢瓶子醋瓮。蓋國音瓶子通平氏。醋瓮通眇也。忠盛愧之。不終宴退。呼主殿司。脫刀授之而出。衆劾奏忠盛帶劍上殿。以兵自衛。請正典刑。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對曰。

仁平

參議經盛

中納言敎盛

右馬頭家盛

麥稈代笠

大納言賴盛

薩摩守忠度

臣之家人聞道路之言。尾臣而來。不使臣知。唯陛下斷其罪。如其佩刀。請問之主殿司。主殿司進刀。木刀塗銀也。上皇嘻曰。忠盛用意良苦。以死衛君。則武人之習耳。遂無所問。忠盛累遷以正四位下。刑部卿卒於仁平中。忠盛有七子。曰淸盛。經盛。敎盛。家盛。賴盛。忠重。忠度。而淸盛最極寵貴。初忠盛之事白河上皇。上皇有嬖姬。居祇園祠傍。嘗夜幸焉。雨甚。覩鬼髮如束針。乍覩乍失。命忠盛射之。忠盛捕而視之。一老僧。束麥稈以代笠。提火器。行吹之。曰將上燭于祠也。上皇謂忠盛膽勇可倚。益有寵。所幸宮人兵衛佐局。與

淸盛　鳥羽法皇　崇德帝　白河法皇　叔父兒　近衛帝

忠盛私有身。上皇卽賜之曰。生女則朕取之。卽男也。卿以爲子也。宮人免身生男。是爲淸盛。後更娶妻生家盛賴盛。淸盛出依中御門氏。大治中。任左衛門尉。累遷至從四位下。安藝守。航海赴任。有魚入其舟。或曰。興家之兆也。先是鳥羽太子受禪。是爲崇德帝。帝母璋子幼養於白河法皇。鍾愛之。及長不衰。頗涉物議。鳥羽是以不子視崇德也。戲目之曰叔父兒。鳥羽寵姬曰得子。號美福門院。生皇子體仁。令崇德養爲太子。四歲受禪。是爲近衛帝。帝崩。崇德希復位。崇德皇子重仁又長而賢。中外屬望。而美福以近衛登世。

後白河帝　惡左府　法性寺關白忠通　保元元年　六條判官爲義　右馬助忠政　安藝次官基盛　宇野七

爲出兇詛。乃密勸鳥羽。立崇德同母弟雅仁。是爲後白河帝。朝野駭然。崇德憤恚。召左大臣藤原賴長。語之以情。賴長慧黠。世稱惡左府。與兄忠通爭權不逞。欲使上皇復位而己專柄也。乃慫慂擧兵。物情恟然。保元元年七月。法皇崩。卽夜葬之。上皇遂擧兵。據白河殿。源爲義等屬之。法皇豫度有變。遺命諸將當召者。淸盛不與焉。蓋以忠盛夫妻傅重仁也。美福曰。安有強如平宗而不召乎。遂召之。淸盛擧其宗應召焉。叔父忠政獨赴上皇宮。淸盛義子基盛爲檢非違使。擒上皇黨源親治于宇治。已而勅源義朝。攻白河殿。

郎親治
下野守
義朝
少納言
入道信
西
鎮西八
郎爲朝
二將一
爲伊藤
五一爲
伊藤六

留清盛等衛宮。少納言藤原通憲奏使清盛同往。清盛長子曰重盛。從父攻其西門。西門將源義朝善距。我先鋒二將爲其所射殺。清盛曰吾受命。不必此門。重盛不肯曰。擇敵而進。豈武臣所爲乎。兒請當之。清盛令兵士擁止重盛。與共攻南門。白河殿陷。上皇出走。入如意山。削髮奔南都。途被執。遷于讚岐。賴長中流矢已而自殺。帝詔清盛捕爲義。未獲。忠政出依清盛。乞降。不聽殺之。朝議因令義朝殺爲義。以清盛爲播磨守。超遷太宰大貳。重盛以下受賞有差。始與甲第于六波羅。義朝覗平氏聲望出己上也。心常嫉之。

二條帝
後白河
上皇
中納言
右衛門
督信賴
大納言
經宗
右中將
成親
平治元年
撿非違
使惟方
兵庫頭
賴政
伊賀守
光基

藤原通憲娶清盛女爲婦。亦與義朝有隙。通憲參與大議。多所釐正。帝授位太子。是爲二條帝。而上皇仍聽政。政在於通憲。上皇嬖八曰藤原信賴。求爲近衛大將。上皇欲聽之。通憲不可。因圖唐安祿山事跡上焉。以諷之。信賴慚恨。乃與義朝深相結納。陰謀作亂。藤原經宗。藤原成親。藤原惟方等。皆與其謀。謀既定。而畏清盛。不敢發。平治元年冬。清盛重盛率筑後守家貞等五十人。詣熊野。行至切部。六波羅使者來告曰。昨夜信賴義朝與源賴政源光基等。率兵五百。圍三條殿。火之。并火少納言第。殺傷無算。遂幽上皇及

主上於禁內。少納言亦遭害矣。衆愕然。清盛曰。爲之何如。宜到熊野討之乎。重盛曰。武臣赴天子之急。何猶豫爲。清盛曰。如無甲何。家貞曰。臣豫慮有是事矣。開其擔。出甲冑五千。器械弓箭稱之。衆乃結束北還。已而聞源氏兵要阿部野。清盛曰。彼衆我寡。我且避之四國。以謀再舉。重盛曰。機不可失。失今不伐。彼將先我。我寡而敗。何恥之有。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清盛曰。吾志决矣。率衆疾馳。未至阿部野。遇一騎。衆意源氏使也。騎至曰。臣至自六波羅。六波羅之兵迎駕見在阿部野。請速歸。衆相喜慶。踴躍入京師。當是時。信

藻壁門

賴自爲大臣大將。義朝以下皆拜官。信賴衣冠僭擬乘輿。坐百官上。聽斷庶政。百官莫敢仰視。獨左衛門督藤原光賴不屈。因會議折信賴。勗其弟惟方護二宮以待清盛。清盛既還。信賴聞之。益諸門守兵。清盛謀怠其備。乃致名簿於信賴。以示無他。清盛計拔帝。乃與惟方通謀。夜放火二條大宮。守門兵舍救之。天皇乃與皇后同車。蒙衣而伏。出藻壁門。惟方從。門者誰何。惟方曰。宮人也。門者燭於車中曰。可矣。既出。重盛以騎三百迎謁于途。奉入六波羅。百官萃焉。關白藤原基實亦至。衆以其妻信賴妹也。疑之。或告清

白旗二十餘旒
平治平安平氏

盛曰關白至矣清盛曰此大臣也假令不來吾固將
召焉衆心乃安已而上皇又逃於仁和寺而信賴等
仍據大内帝召清盛命討賊且戒之曰宜佯退走誘
賊出宮莫使宮闕罹兵燹也清盛對曰誅逆賊如指
之掌勿以勞天心至若後命臣甚惑焉雖然不敢不
盡心乃勒兵三千騎令重盛教盛賴盛將之分兵赴
大内賊開昭明建禮二門關陽明待賢郁芳三門樹
白旗二十餘旒守之我兵望見色動重盛厲衆曰年
爲平治地爲平安而我平氏也天示吉兆獲勝必矣
汝輩努力乃分其兵爲二留一于大宮巷以其一傳

椋樹下櫻橘
惡源太義平
與三左衛門景安
新藤左衛門家泰
次郎政家時稱兵衛

待賢門大呼挑戰信賴怖墜馬重盛排門而入至大
庭椋樹下與源義平大戰紫宸殿前七匝櫻橘樹出
至大宮巷杖弓以息平家貞目之曰可謂平將軍再
生矣重盛更兵復入義平呼曰我源氏嫡子公平氏
嫡子宜與決死也重盛曰諾哉乃進戰且退與二卒
景安家泰俱走義平及鎌田政家追之至二條濠重
盛踰濠政家射之中肩及背甲堅不入射馬馬倒而
冑墜政家薄之重盛扞以弓取冑被之景安至搏仆
政家爲義平所殺重盛怒欲親鬭家泰進與義平相
搏爲政家所殺重盛得間走當是時賴盛等攻郁芳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八町二郎

門與義朝戰退走義朝卒有善走者八町二郎以鐵搭鉤其冑頼盛拔刀截搭二郎仰仆頼盛走源氏兵空宮而出教盛乃以千騎横入大内闕諸門守之義朝義平無所獲而還宮宮皆赤旗矣進退失據遂進攻六波羅清盛乃上北臺踞床指麾賊兵沓至官軍逡巡賊乘勝而進矣及内戸清盛怒上馬大呼馳出親突敵陣更兵交進賊遂大敗走清盛乃入大内收名簿笑曰昨予今取何速也乃分兵追賊義朝奔關東信頼至仁和寺乞哀於上皇上皇爲請之於帝帝不許重盛曰卽宥之彼何能爲清盛曰首惡不可不

中納言師仲

誅且如帝命何乃遣教盛引兵圍仁和寺捕信頼及其黨源師仲藤原成親等五十餘人斬信頼于六條磧重盛教盛與成親有姻乞而宥之帝賞清盛戰功

長田庄司

進其子弟官爵尾張人長田忠致誅義朝獻其首梟

弥平兵衛宗清

之獄門頼盛將平宗清亦捕義朝少子頼朝至將斬

自是繼母辭氣

宗清憫之因池尼請宥池尼頼盛母於清盛爲繼母清盛不聽尼怒曰刑部卿而在汝安得侮我言乎重盛與頼盛固請乃減死一等流于伊豆義平變服入京師狙擊清盛清盛覺之捕獲斬之平氏威振天下

日向太郎通良

肥前人日向通良作亂遣平家貞討夷之當是時政

賴氏藏版

永暦元年
二代后
六年
永萬元年
二條帝崩

在上皇。藤原經宗。藤原惟方勸帝親政。兩宮交惡。上皇引清盛自援。永暦元年。上皇進清盛正三位。任參議。清盛乃奉上皇旨。収執經宗。惟方。帝嘗納故近衞帝后為中宮。世呼之二代后。清盛以二人不諫陷帝於惡。為罪欲斬之。前關白忠通救解。乃宥死處流。明年。清盛累遷至權中納言。六年。遂進從二位。任權大納言。重盛至正三位參議。永萬元年。秋帝崩。諸寺僧徒會葬。延暦園城二寺。爭禮欲鬬。上皇召源頼政自衞。有訛言。上皇圖平氏。平氏大驚。聚兵自守。重盛曰。事必妄也。請往法住寺親驗之。法住寺。上皇宮也。乃

西光
六條帝
仁安元年

往。途遇上皇來幸平氏第。欲口解諭。因扈還。清盛稱病不出。重盛入而諫曰。大人宜出謁。吾宗有功無罪。事何遽至此。大人愼勿形之辭色。不則讒或因以入。苟吾之執忠直。何渠畏人言。清盛善之。而竟不出。上皇還。謂左右曰。訛言誰使之者。藤原師光前曰。天使之言耳。衆無敢應者。師光阿波人。嘗以狡黠為藤原通憲所愛。使後剃髮。稱西光。為院北面。頗有寵。心嫉平氏驕恣。數承間説上皇。是時太子嗣立。是為六條帝。帝幼。政復歸上皇。上皇寵后滋子。為清盛妻時子之妹。生憲仁。上皇欲立之。仁安元年。以清盛叙正二

二年

三年

高倉帝

淨海

選童三百服異服

嘉應元年

位任内大臣。二年遂至從一位。陞大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入宮。勅賜邑于播磨肥前肥後。爲大功田。世襲。重盛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聽帶劍昇殿。次子宗盛叙從三位。任參議。三年二月。憲仁受禪。甫五歲。是爲高倉帝。帝母之兄大納言時忠謂衆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族者非人也。當是時。平族爲朝官者。六十餘人。其釆邑跨三十餘州。朝政盡決於清盛。清盛有疾。詔行非常赦。以禱之。既而清盛剃髮。稱淨海。興別第于西八條居焉。選童三百。服異服。散布京城内外。察誹謗者。輒處法。京師側目。上皇積不能平。嘉

平資盛不下攝政藤原基房

資盛時爲越前守後新三位中將

承安元年

四年

治承元年

應元年。上皇剃髮。稱法皇。平氏益横。重盛次子資盛。與數騎出獵。途値攝政藤原基房。不下馬。徑衝其衛。衛士捽而下之。重盛責資盛無禮。基房縛送衛士以謝。重盛釋其縛。勞而遣之。清盛聞之怒曰。當今日。誰敢辱淨海之孫者。必報之。重盛諫止。清盛不聽。伏三百人。要基房于路。摧折其車。切從者髻。帝因輟朝三日。重盛逐資盛之伊勢。承安元年。清盛進其女德子爲女御。遂立爲中宮。四年。右近衛大將闕。重盛奏請自拜之。治承元年。轉左近衛大將。尋拜内大臣。居小松第。弟宗盛爲右近衛大將。已而進正二位。朝臣擧

三位中將維盛
丹波少將成經
多田行綱
判官平康頼
俊寛大納言源雅俊孫
俊寛鹿谷別館
平氏仆矣

姤平氏。藤原成親以權大納言爲法皇執事。重盛娶其妹。生子維盛。又娶其女爲子婦。成親子成經娶教盛女。然成親殊希爲大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乃與西光謀。饗藏人源行綱。密語之曰。平氏專恣。子所目也。吾受院勅。陰圖之。而未得將率焉。子源氏胄也。盍爲我將。成殊功。取顯位。行綱諾之。成親遂結撿非違使平康頼。式部大輔藤原章綱。前近江守源成雅等。又欲結法勝寺執行俊寛。數飲之酒。令姫人侍焉。因乘間說之。會其鹿谷別館。計事。宴酣馬逸。坐者驚起。誤仆瓶子。成親曰。平氏仆矣。西光曰。盍梟

之誰

大納言平時忠

其首。康頼進曰。梟首。撿非違使之任也。取瓶懸之柱上。一坐大笑。成親因建策曰。祇園祭日。京市雜沓。乘此時。縱火平氏第。疾攻之。可以逞矣。乃遣行綱布五十匹。部署諸將所向。未發。西光子師高爲加賀守。其目代師經與白山僧徒鬭。僧徒來訴之延曆寺。延曆寺僧徒與之合兵。入京師。犯闕。重盛以三千騎衞宮門。擊卻之。山徒不服。還圖再舉。法皇令平時忠往諭解之。五月。誚師高。師經流之。西光懈恨。終間叡山坐主明雲於法皇。處流明雲。素善清盛。清盛爲奏救之不省。已而山僧奪還明雲。法皇怒。勅諸將士討之。清

盛不奉勅。則更勅成親。成親大喜。因聚兵。行綱自度事竟不成。不若自首。乃夜馳赴西八條。聞清盛在福原。又赴焉。請面告事。清盛出面之。行綱曰。院中集兵。君知其由乎。清盛曰。欲攻山徒耳。行綱進附其耳語曰。否否。事係貴族。嚮日。新大納言氏依要行綱于鹿谷。謀云云。聞法皇亦欲親臨焉。因法印靜憲諫之而止。事已至此。不敢不告。清盛大駭。直歸京師。悉召子弟宗族。遣檢非違使阿部資成。就院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鞫之。然事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乃縛西光。至使跪階下。清盛叱曰。

西光過分之諍

高平太

難波次郎

妹尾太郎

下奴恃過分之寵。搆陷無罪。又敢欲危我家。西光笑曰。何謂過分乎。公之父。但馬守朝官所愧齒。公爲其嫡子。常著高屐。伺候中御門氏。人呼曰高平太。比十八九。以捕海賊二十人功。爲四位兵衞佐。人以爲異數焉。而今乃至於太政大臣。是之謂過分耳。清盛大怒。躍起蹴其面。痛掠治之。得實。命裂其口。又使人召成親。成親未知事覺。曰平公欲宥山徒。令吾請法皇耳。乃往。比及西八條。見甲士繹騷。心驚。及入門。平氏士難波經遠。妹尾兼康。耦進捽之。因於小室。將待昏殺之。成經康頼以下。皆被逮捕。久之。重盛至。衆迎而

謂之曰有大事公來何晩重盛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清盛曰聞欲殺大納言願再思之兒豈以姻戚云爾哉彼爲名族受君寵未可用私怨殺也往時少納言信西與行死刑發惡左府之墳未二歳信西之墓亦爲藤原信頼所發善惡之應殃慶立至願再思之出見經遠兼康讓其亾狀因戒之曰愼勿使我公乘怒抵悔乃歸敎盛亦爲成經固請皆得減死而清盛怒不自禁乃就見成親成親低首清盛呼而仰之曰公面可憎公當死於平治者因內府之請宥之祿位竝隆何苦而反成親曰僕何與知焉事必出讒口

筑後守貞能

僕於貴族有何所怨敢倍畔也清盛顧左右取西光狀來乃自讀二過曰猶言不與知乎公面可憎以其狀擲成親面而入令經遠兼康拷掠成親二人畏重盛下成親于庭附其耳曰我公隔壁而聽君第叫號二人擊地成親輒叫清盛曰可矣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召平貞能曰亟戒將士今舉朝之人嫉我圖我盖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田村丸微者也以下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豈獨淨海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半赴新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故院遺詔獨屬官軍

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頼義朝之猖獗吾而自愛
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至於收經宗惟方
等數冒大難無非爲官家者以此言之官家恩宥雖
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族滅卽毋告者豈
不危殆異日細人有再進言則下宣討我目我爲賊
不可悔也吾欲先發移之鳥羽宮否者請幸於此耳
北面奴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有主馬盛國者馳告
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
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卽其袖
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睨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

襟祛甲襯

平將軍
貞盛
刑部卿
忠盛

在乎吾爲大臣大將自非有寇賊犯闕則不宜被甲
也清盛望見之遽起表黑衣而出數正襟襟祛甲襯
謂重盛曰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間群
小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我欲
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語未畢重盛泣數行下久之
言曰重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衰運也重盛聞之
世有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辱桓武葛原之胤而
降爲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守刑
部卿聽內昇殿萬人交辱及至大人乃陞大政大臣
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園半

下野守義朝

於天下。叨恩極矣。爲官家所疾。誰謂不宜。而遲命未乂。讒人既獲。宜論罪所當退陳事由。則公家豈有不霽威。何必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況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擧。嚮背之决。自有在焉。素所撫循士。願爲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勅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道。不忍言者也。此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靦是慼。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擧。先刎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擧坐感動。淸盛曰。淨海以衰老。爲此擧。非爲一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爲不可。汝好討之。乃起入內。重盛顧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慫恿之也。出勅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刎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貞能往護淸盛。淸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府。內府曰。汝父忿君恩。欲亂國家。命女討伐之。內府慮君自急也。令臣等來

放成經康賴俊寛于硫黄島
二年
中宮姙清盛身祈嚴島神

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惶懼曰爲我
語内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
重盛漣然曰使父爲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
汝等應召卽來眞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
後有緩急幸毋狃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
報怨以恩使人慙愧已而清盛使武士禽西光并殺
師高師經流成親于備前後使人殺之放成經康賴
俊寛于硫黄島敎盛常餽遺成經成經分之二人因
得不乏二年中宮姙清盛身親祈嚴島神冀得皇子
敎盛乃因重盛請下赦令成經康賴得歸俊寛終死

驗者視朕耶
三年
以小烏刀
重盛祈死

島中十一月中宮將產而艱人或謂成親俊寛所祟
令衆僧禳之法皇乃爲誦經卒分身生皇子清盛喜
極而哭獻金綿謝之法皇弗懌抛其謝書曰驗者視
朕耶三年立爲皇太子清盛驕恣益甚重盛日夜憂
懼一夕夢清盛被誅覺而泣會維盛至飲之酒令好
以刀維盛意是小烏小烏者平氏傳家寶刀也受而
視之乃無文刀葬時所佩者乃變於色重盛曰毋尤
也使公令終吾將佩焉今賜之女女後當知之五月
重盛造熊野祠祈死歸獲瘍疾適有醫至自宋清盛
欲使治焉重盛辭以失國體且曰兒之獲疾命也遂

賴氏藏版

雖朕亦不能自保

不使治法皇臨視其疾三月遂薨年四十二法皇與攝政基房議收其封戸會中納言闕清盛婿藤原基通當任而基房子師家任之甫八歳是時清盛在福原十一月地大震京師相驚曰太政入道來矣已而清盛以數千騎入京師基房入泣訴法皇曰聞清盛來欲修怨於臣果被竄流不復能奉左右矣法皇曰雖朕亦不能自保也明日使法印靜憲往諭清盛且問其意清盛不見及昏無所答靜憲請去清盛使子知盛出答曰臣耄矣不復能事君如此而已靜憲趨出颺言曰賢相明德蹋天蹐地清盛聞之召返面之

曰聞子諫止鹿谷之幸者吾是以見子也抑我家何所負官家重盛新死遊幸自如獨不憫老夫乎重盛見危授命者數官家賜之越前曰傳女子孫而死即見褫死者何罪且吾爲基通請中納言再三而超拜師家何也凡如淨海者即有過惡當宥及七世今餘命無幾動將見誅身後可知矣言畢垂涙靜憲亦泣少焉說以大義且慰藉之清盛意頗解禮而遣之旣而奏帝貶基房代以基通剝師家以下四十三人官爵流前太政大臣藤原師長使宗盛率衆造法皇法皇問曰將見流遠地乎宗盛曰非敢然也且幸鳥羽

四年

熊野湛増

頼政之亂 高倉宮

殿。以待事定。遂移之鳥羽。静憲請而從焉。清盛乃使
人白帝曰。今後諸政。陛下親之。即日還福原。四年二
月。帝禪位於皇太子。世稱其出清盛意也。清盛夫人
時子。既拜二位。剃髮。稱二位尼。於是夫妻並准三宮。
三月。上皇幸嚴島。希解清盛之意。臨發。覲法皇。法皇
之徒鳥羽。中外皆咎宗盛不若其兇兄也。宗盛數諫
清盛。乃奉還法皇于八條烏丸。五月。熊野別當上變。
告以仁王下令。舉東國源氏。欲滅平氏。廢帝而自立。
曰。事成有重賞。那智新宮僧徒亦應之。清盛大驚。率
兵入京師。與公卿議。遣撿非違使源兼綱等。以官兵。

上總介忠清

又太郎忠綱

圍高倉宮。將徙王于土佐。兼綱父頼政。爲王謀主焉。
平氏未之知也。頼政急使王先奔倚園城寺僧徒。而
自率子弟從之。清盛聞之怒曰。吾嘗奏頼政授三位。
聽昇殿。何負我乎。清盛將藤原忠清獻策曰。聞叡山
南都僧兵。皆應於王。我前後防敵。曠日彌久。諸國源
氏來會。勝敗未可知也。宜速下院宣於山徒。因啗以
利。清盛從之。山徒乃倍王。王奔南都。清盛遣子重衡
等。將二萬騎。追擊于宇治河。王入平等院。斷橋而軍。
僧徒善鬭。我將平盛清。請分兵由河内。進遮敵前路。
下野人足利忠綱進曰。我家嘗與秩父氏。夾利根河

伊豆守仲綱

相挑。未嘗不亂流決戰。今日利在速戰。何猶豫爲。乃以手下三百騎先渡。下令曰。上駿者。下駑者。操於淺而縱於深。其步卒迭相提挈。或溺者授弰援之。令畢而濟。不亡一人。忠綱呼曰。我藤原秀郷六世之孫也。盍來決死。兼綱笑曰。女以名族。乃爲平氏所驅役邪。對曰。平氏奉詔討亂賊。安得不從也。乃大戰。終射殺兼綱。我軍悉渡。擊大破源氏兵。賴政及子仲綱等皆死。王南出走。中流矢薨。南都僧兵至木津川。聞之引去。重衡等凱旋。獻首闕下。清盛賞忠綱。清盛常愛福原。又築島其南。以便漕運。終欲遷都焉。六月。遂決意。

頼朝擧兵 伊豆右兵衛佐頼朝 大庭三郎 畠山次郎 三浦大介義明 庄司重能 小山田別當有重

趣帝三宮百官徙焉。奉帝于賴盛第。遂徙之已第。使兵守法皇。議建宮城。地狹不可建。乃權造焉。物議囂然。八月。源賴朝奉以仁王令。擧兵伊豆。相摸人大庭景親擊走之。武藏人畠山重忠又擊破其黨三浦氏。景親急騎報捷。且曰。賴朝走死已。而東人交來告賴朝未死。兵復振。清盛大怒曰。東國奴輩。皆彼父祖家人。而我流彼於東國。是使彼胥以滅我家也。何異借盜鑰乎。切齒久之。曰。向使吾不聽池尼請。彼惡得保首領。忘恩規利。敢敵我子孫。其能免神明之罰耶。重忠父重能。與弟有重在福原。進而言曰。東人獨北條

北條四郎

時政。與賴朝婚。其或附之。其他豈肯黨流人。君勿爲意。平氏子弟人人奮願東伐。清盛輩入見上皇曰。陛下妙齡。益未及知耳。往時有爲義。義朝者。敢行凶逆。欲敵法皇。臣以謀略。誅夷之。而義朝少子有賴朝者。此豎子獲之伊吹岳麓。嘗斬。臣繼母爲請宥之。臣卽召見之。曰十三歲。短身涅齒。有問輙答。不知。臣憫其幼稚。且自謂與源氏非有宿怨。特以君命焉爾。遂宥之。今聞其在配所。敢謀不良。臣不堪悔恨。請得宣旨討之。上皇曰。稟法皇。答曰。主上幼。陛下親父。決在聖斷。何直稟法皇爲。陛下莫乃庇源氏乎。上皇哂曰。猶

薩摩守忠度

讃岐守正盛

對馬守義親

齋藤別當

忠清之怯

維盛軍富士河

夜聞水禽起

爲此言邪。卽賜宣旨。因問大將可屬誰。曰。臣嫡孫維盛可。卽命維盛。以右近衞中將。爲追討使。而忠度翼之。用高祖正盛伐源義親故事。賜驛鈴。將五千騎發福原。以齋藤實盛諳東事。以爲鄕導。行收兵至駿河。實盛曰。宜急踰足柄。收武藏相摸兵。藤原忠清曰。今我兵皆京畿新募。以此深入。未見其可。維盛從之。實盛乃辭而西。維盛曰。無實盛。吾寧不能戰乎。以忠清爲先鋒。進軍于富士河。當此時。畠山重忠以下皆附賴朝。以二十萬騎至河東。使使者來貽書。多謗言。忠清勸維盛斬其使者。相持未戰。我軍夜聞水禽起。相

源義仲起兵于信濃　木曾次郎義仲三兼遠

驚以爲敵大至也。人馬相蹈籍而走。維盛怒。欲留戰。忠清固諫。乃西歸。平明源氏軍乃知之。令一將來追。伊藤某殿戰而死。維盛歸至近江。清盛弗許其入京師。曰。女奉王命討亂賊。不交兵而歸。何面目來見我乎。軍即不利。盍横尸原野。因欲流維盛。到忠清。衆救解之而止。先是。源義仲起兵于信濃。義仲幼孤。齋藤實盛取育之。已而屬之木曾人中原兼遠。於是。宗盛召兼遠。命亟縛義仲來獻。兼遠劾誓書。還逐義仲。是月。上皇再幸嚴島。清盛從焉。因要上皇作書。誓不右源氏。既還。造宮于夢野。以奉法皇。自清盛遷都。上下苦之。山徒亦數請復舊都。清盛會諸公卿。問兩都孰便。公卿皆希其旨曰。福原便。獨左大辨藤原長方曰。平安便。清盛作色而入。衆爲長方危之。已而清盛即奉三宮以下。復都平安。衆大悦。時十一月也。或問長方曰。子何以能忤相國。答曰。使無悔心。何問於人。我因而導之耳。清盛素重長方。先是。長方建議於朝曰。亂人得志。是天意人心所致。宜復政於法皇。召還基房師長等。改過遷善。庶幾免焉。清盛稍從其言。平氏家多怪。清盛嘗獨坐。見階下有數百人頭。合爲一大頭。瞋眼視清盛。清盛亦瞋眼視之。人頭漸縮小而滅。

平氏多怪

造木丸呼爲淨海頭

養和元年

占者曰爲義義朝等鬼也又有鼠巣廐馬尾占者曰小侵大子犯午爲源逼平之兆復都之月近江源氏兵起翌月遣知盛資盛等將兵撃夷之初園城寺黨頼政得重譴益怨平氏至是與山徒皆應近江源氏乃遣清房攻園城寺燒夷之殺僧八百人又聞南都叛遣妹尾兼康赴攻僧徒逆撃敗之又造木丸呼爲淨海頭蹴撃之清盛積怒是月遣重衡率兵數千騎撃之燒東大興福二寺殺僧數百人而諸道源氏益興養和元年正月上皇病崩清盛悔悟復政於法皇法皇不聽固請而聽乃獻美濃讃岐爲御邑詔以

武藏權守入道義基

十郎藏人行家

宗盛總管近畿二月斬河内人源義基聞源行家擧兵至美濃遣知盛通盛清經忠度等伐之敵據拔倉壘我兵遶出其後縱火攻拔之走行家清盛又命南海兵控扼東兵而徴糧于北陸西海西海菊池氏緒方氏皆應源氏肥後守平貞能請往定之法皇令院廳官從貞能已而知盛在洲股病作罷戍而還源氏益振宗盛乃欲親將大軍東伐法皇許之命統諸武官以官符徴兵刻日而發衆曰此行必夷源氏以二十七日發行先發一日清盛疾作宗盛止行車馬集於六波羅清盛病煩熱浴於冷水水輙沸叫號聲徹

清盛薨

卿公義
圓

門外。閏二月。疾大篤。舉族擁枕問所欲言。清盛大息
曰。生者必死。何獨我。我自平治年間。建功王室。專制
天下。位極人臣。爲帝者外祖。復何所遺憾。所遺憾者。
未睹賴朝頭而死。吾死之後。毋以供佛爲。毋以誦經
爲。特斬賴朝頭。懸我墓前。我子孫臣隷。咸服我言。勿
敢或怠。病七日薨。歲六十四。遺表法皇。事必與宗盛
議。清盛既薨。宗盛奉還法皇於法住寺殿。奏曰。臣不
肖。不能救父過。以至於今。今後將唯聖旨是仰。法皇
乃會公卿。議調兵食。遣重衡維盛通盛忠度等。入美
濃。併其戍兵。與源行家源義圓。夾水而戰。斬義圓。破

太郎資長

四郎長茂

后宮亮經正

行家。虜行家子行賴。追行家。至參河而還。賴朝數遣
書於賴盛。謝其舊恩。又間上書曰。臣非敢爲亂。乃靖
亂耳。陛下尚不棄平氏。則請兩講和。二姓並仕。如往
昔事。其忠其否。簡在陛下。法皇以書示宗盛。宗盛答
曰。臣父臨終。命臣等曰。必與賴朝決死。語猶在耳。臣
不能和矣。於是請勅陸奥藤原秀衡。擊賴朝。勅越後
城資長。擊義仲。資長平維茂七世孫也。六月。資長與
弟長茂。收兵南擊義仲。不利還。八月。除資長越後守。
秀衡陸奥守。趣伐源氏。資長復發病卒。九月。宗盛
遣從弟通盛經正。東與源氏。戰于越前。敗績。經正走

壽永元年

二年

越前三位通盛

大庭景尚一稱俣野五郎

入若狹。通盛退保敦賀城。召經正未至。義仲兵來攻。乃解兵西還。壽永元年九月。城長茂復南伐義仲。復不利還。是月。宗盛任內大臣。賜隨身兵仗。具騶從拜賀。二年二月。叙從一位。四月。以維盛。通盛。忠度等。爲追討使。將山陽山陰西海諸國及參河以東若狹以南徵兵十萬餘人。入北陸道。將夷義仲。然後及賴朝也。齋藤實盛在遣中。謂大庭景尚曰。平替源興。盡降木曾。景尚曰。東人無不知吾輩姓名。以興衰變節。若人言何。實盛曰。吾徒以試子耳。入見宗盛曰。越前臣鄉也。古曰。衣錦歸鄉。臣受君恩久矣。今老矣。唯有一

平泉寺長吏齊明

太郎光平賀州林六郎光明子本姓齋藤

越中前司盛俊

太郎盛綱

死以報君。君盡賜錦直垂。臣衣以歸。死有餘榮。宗盛憫之。如其言。義仲聞我軍向越前。遣將守燧城。城據山帶谿。最爲要地。我軍阻谿水。不能近。城將有齊明者。爲書約之矢。以射我軍曰。源氏築隄貯水。君決東山趾。立涸矣。臣爲內應焉。我軍從之。立拔其城。連戰皆捷。追至三條野。敵將齋藤光平出戰。實盛曰。與我同姓。寧死於我與鬪斬之。我軍長驅定越前。進入加賀。源氏兵退據安宅。渡平盛俊令子盛綱試水。還報曰。可亂矣。盛俊以兵五千。先渡。大軍從之。遂拔林富樫二城據之。降將齊明進言曰。義仲在越後。越後越

砥並山

岡田冠者太郎重義

樋口次郎

中之界有寒原之險君宜急扼此毋使敵踰焉乃遣盛俊赴之至般若野敵已踰寒原盛俊與戰不利退維盛乃以七萬騎軍砥並山忠度以三萬騎軍志雄山義仲以五萬騎至令行家攻忠度而自當維盛維盛恃險不備義仲乘夜來襲維盛大敗走義仲乘勝追之參河守知度清盛七子也與五十餘騎大呼冐敵陣馬仆而徒敵有岡田親義來擊知度知度舉刀斫其冑冑墜因斬其首親義子重義踵至我騎遮鬭知度自屠而死敵益進右兵衛佐爲盛賴盛次子也亦爲樋口兼光所殺維盛退保佐良岳當此時忠度

手塚太郎

與盛俊擊破行家而聞維盛敗引兵與之合退據安宅渡忽有鞍馬十匹濟水而至畠山重能在前軍視之曰敵近矣乃與三百騎登篠原岳瞰之馳使中軍告曰源氏兵悉濟臣將先進請賜後繼義仲召樋口兼光指岳頂問曰女知彼一隊將爲誰曰畠山重能也臣數遊武藏記其旗章矣義仲曰此可與鬭者遣兼光與鬭殺傷相當維盛等乃進當義仲戰且退至成合返擊大戰大庭景尚自呼而鬭義仲曰名士也麾騎逆之景尚斬十三騎被創自殺衆悉退實盛獨留戰敵將手塚光盛呼問其名實盛曰女斬我首獻

實盛涅髮

越中次郎判官盛綱

飛彈大夫判官景高

木曾公。公知我也。進薄光盛。光盛從騎遮之。實盛攫騎將殺之。光盛救之。三人相搏墜馬。光盛遂刺實盛。獻頭於義仲。告其狀曰。單騎衣錦。其語東音。義仲曰。莫乃實盛乎。召兼光視之。兼光曰。是也。義仲曰。吾知實盛年高。今其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臣言於東國曰。白頭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伍壯者矣。蓋踐其言也。乃洗其頭。頭髮皆白。義仲泣曰。吾幼孤。爲此老所鞠育。使其來歸。將父事之。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乎。收尸葬之。義仲復追我軍。平盛綱。藤原景高等十餘人死之。我諸將敗歸。法皇會議。藤原長方引

中納言長方

菊池次郎

原田大夫

宗盛欲奉帝及法皇奔西國

漢和匈奴故事。請遣使赦諸源罪。不聽。平氏遣書山徒誘之。山徒不從。七月。平貞能既定西海。以降將菊池高直。原田種直以下。兵千騎。糧十萬石至。平氏咸喜。欲用禦東北。美濃人來告曰。義仲已至近江矣。於是資盛。知盛。重衡。與貞能等。守宇治勢田。又遣賴盛繼之。賴盛辭不往。強遣之。已而源行綱等。西窺京師。山徒亦黨義仲。宗盛乃召還諸將。遣貞能擊行綱于攝津。知盛以五百騎次粟津。與義仲前軍戰。不利退。義仲進軍叡山。宗盛大召族人議曰。兵寡。我欲奉帝及法皇奔西國。以圖再舉。何如。知盛進曰。不可。我祖

桓武實肇此都後降爲武臣於今八世未嘗退避寧
決戰于此刀折矢盡而後已教盛經盛等皆以爲然
宗盛不聽使人造法皇法皇不在宗盛大失意乃奉
帝及皇太后皇弟惟明收劍璽縱火諸第率其子右
衛門督清宗其弟中納言知盛右中將重衡淡路守
清房其義弟式部丞清定丹波守清邦其叔父參議
經盛中納言教盛薩摩守忠度經盛子皇后宮亮經
正若狹守經俊教盛子越前守通盛能登守教經從
五位下業盛知盛子武藏守知章經俊弟敦盛清房
二弟維俊良衡故基盛子左馬頭行盛等及攝政藤

原基通大納言平時忠而西權大納言賴盛從而後
比及鳥羽撤赤幟而東倚法皇伏匿基通亦還走平
盛嗣欲追之宗盛曰舍之吾無所用此不義人也因
問曰小松中將何如曰未來宗盛曰亦賴盛比邪乃
召畠山重能兄弟曰汝子弟在武藏汝盍東二人對
曰臣等蒙平氏恩二十年于此見危而遁不忍爲也
宗盛曰父子相慕無貴賤一也父在西子在東以相
殘滅吾心憫之汝宜亟去從賴朝二人泣辭而東宗
盛等至關戶顧見數百騎至則維盛也率其弟右中
將資盛左中將清經左少將有盛侍從忠房備中守

還琵琶

忠度托歌於俊成 五條三位俊成

師盛來。衆大喜。維盛曰。吾遺妻孥而來。皆啼哭牽我。吾是以後。宗盛曰。衆皆挈家子。何獨否。答曰。挈焉而行。終可庇乎。衆相顧悽然。經正幼仕仁和寺法親王。貺其所愛琵琶。雖征行。未嘗不攜。是日。齎還謁王曰。臣等事已至此。願得一叙別而行。因即席彈數曲。王及左右皆垂涙。經正曰。臣嘗欲守此賜。以傳子孫。今行且死亡。不忍幷寶器滅沒之。乃奉還琵琶而去。忠度亦自淀河還。詣其和歌師藤原俊成。夜叩門通刺。請面謁。俊成微啓門見之。忠度曰。自兵興。不得數於君家。今當遠別。聞君奉勅有所撰輯。臣幸得收一章

京極中納言定家

焉。死且不朽。乃出其歌集於鎧縫。俊成泣而受之。行盛師俊成子定家。亦遺其集留別焉。俊成。定家後並撰集。收二人所作云。於是舉族奉輿而西。會平貞能自攝津還。下馬跪曰。諸公欲何之。宗盛告故。貞能大諫其不可。不聽。貞能獨東入京師。則諸第皆燼矣。乃夜詣重盛墓。白曰。君豫知有今日爾。然願以冥護圖恢復。旦日發墓。收其骨而西。追至福原。宗盛等方會將士議曰。我家不足惜。如帝王神器何。皆泣而對曰。臣等世受君恩。不以隆替易志。窮海極天。唯君所適。鳥獸且記恩。況於人乎。宗盛喜。乃相率拜清盛墓。張

三位刑部卿賴輔
緒方三郎

樂於墓前徹夜天明燒其宮殿諸第航赴西海法皇勅奪平族百八十餘人官爵沒其邑分賜之義仲等乃立高倉帝第四子卽位平氏聞之悔其不取去也遂奉帝建行在所於豐後豐後國司藤原賴輔之子賴經與州人緒方維義傳院宣收西海兵使使來告曰公等不宜止此時忠讓之曰正統天子在此若胡爲者維義不對以三萬騎來攻乃遣貞能高直種直等拒之敗還乃奔箱崎遂徙山鹿聞菊池原田諸族皆叛則又徙柳浦祈于宇佐宮聞維義來終航海而遁清經自度終不可免夜上舵樓看月吹笛投海死

刑部大夫通資
民部成能
矢田判官義清
高梨六郎
彌平四郎幸廣
能登守教經

時長門國爲知盛所管其目代紀通資獻船百餘艘以從讚岐屋嶋阿波豪傑田口成能以千騎來附且爲徇四國諭以順逆多來屬者因建屋島爲行宮遂徇山陽道閏十月源義仲遣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來犯而身繼之重衡通盛教經以三百餘艘逆擊之據水島城源氏以千餘艘負陸教經出城東北門挑敵敵以五千騎來攻教經佯走重衡通盛將舟師自島西南縱左右翼遶之教經豫連舟布板以便進退親射殺高信北兵不習水戰屬日蝕晦冥我兵乘之北兵遂大敗走追擊斬義淸幸廣獲首千二

倉光次郎　今井四郎　小太郎宗康

百級。初篠原之戰。妹尾兼康爲敵將倉光成澄所虜。因仕成澄。見親信。今井兼平謂義仲曰。彼瞻視異常。不若殺之。義仲不聽。兼康從容說成澄。以其鄉妹尾地肥美狀。成澄乃請義仲往收之。兼康爲鄉導先往。會其子宗康以下千餘人。掩殺成澄。據板倉寨。義仲將赴備中。聞而怒。令今井兼平來擊兼康。兼康戰且走。欲赴屋島。宗康體肥不能行。兼康棄之走。行里許。復還視之。追兵薄至。乃刄宗康而死。義仲將遂攻屋島。聞賴朝來討。已則東還。十一月。敎盛敎經重衡等。與源行家戰室山。大破之。山陽南海十餘州多來屬

師家時從二位中納言　明年

者。當是時。義仲縱兵暴掠京師。亦以事怨望法皇。謂將士曰。女與其敵凡人。寧敵王者。遂舉兵反。焚法住寺殿。矢及乘輿。遂幽帝于閑院。法皇于五條宮。公卿皆裸跣遁。義仲乃謂將士曰。爲帝爲院。唯吾所欲爲。公爲卿。唯女所請。乃奪公卿以下四十九人官爵。以其妻兄藤原師家爲攝政。京師苦其暴。乃思平氏也。義仲既與賴朝有隙。恐其來討。欲與平氏爲從。貽書屋島。言其意。宗盛欲許之。知盛曰。義仲使我至其極。我乃與之和。恐賴朝之笑我也。公宜答曰。天子在焉。女免冑弛弓。自來乞降。吾則許之。宗盛從之。明年。以

山陽既定。奉帝復福原。因城焉。負山臨海。集兵守之。二月。教盛以五百騎屯備中下道。會讃岐聽衆二千騎叛應源氏。乘船過下道。仰射我營。教盛怒曰。此輩嘗秣我馬。飲我馬者。今敢凶狀如此。飛舸追之。聽衆走淡路。倚源義嗣源義久。教盛攻而鏖之。幷殺義嗣義久。遂攻河野通信於伊豫。通信遁走安藝。與緒方維義合。東入備前。據今木城。教盛赴攻。一晝夜拔之。宗盛奏帝。進教盛正二位大納言。辭不拜。是時。頼朝二弟範頼義經。討義仲殺之。終以院宣。大擧來攻。關東將士悉從之。刻期會戰。知盛重衡。拒東門。貞能等拒西門。而資盛。有盛。師盛等。以兵七千。守北山。義經以萬騎夜襲之。我兵大敗走。資盛愧之。獨奔屋島。宗盛令諸將代之。皆憚往。教經請當之。即夜與通盛盛俊。往守北山。範頼至東門。土肥實平等至西門。藤原景清等力拒西門。敵不能入。重衡知盛。又擊東門敵。卻之。已而義經自間道來襲。縱火。城卒陷。重衡西走。東人莊家長追射其馬。馬倒。其騎騎副馬。重衡呼而取之。騎爲不聞。走。重衡欲自殺。遂爲家長所獲。忠度亦爲岡部忠澄所追。忠度紿曰。吾東兵也。忠澄曰。帽而涅齒者。非東兵也。忠度返鬪。搏忠澄伏之。三刺之。

惡七兵衛景清

莊次郎

岡部六弥太

莊四郎

武藏守知盛

知章遮鬭而死年十七

馬望知盛三嘶

不入。忠澄僕來。終爲所殺。忠澄攙其鎧。得歌稿。因知其爲忠度也。經正走過大藏谷。莊高家呼而求鬭。顧答曰。吾羞與若鬭也。高家怒逼之。經正下馬自殺。其弟經俊及通盛。業盛。師盛。盛清。定清。房盛。俊等。皆死。通盛妻聞其夫死。投海而死。教經航赴淡路。宗盛奉帝于舟。諸敗兵爭舟而溺者無數。知盛初爲武藏守。國人識而追之。垂及。其子知章時年十七。遮鬭斬其一騎。死之。知盛得間而遁。下馬上舟。舟隘不容馬。則北馬首鞭之。馬躍上陸。田口成能曰。良馬也。與其獲於敵。寧射殺之。知盛曰。吾由此免。不忍殺之。馬望知盛

子死以救父父棄子而走

大夫敦盛

熊谷二郎

敦盛笛

三嘶。終爲義經所獲。知盛謂宗盛曰。子死以救父。父棄子而走。使他人如此。吾當唾其面。今吾爲之。謂之何哉。因歔欷流涕。敦盛亦與知章同齡。望知盛舟馳之。爲熊谷直實所獲。是日直實冑曉向西門。聞城上有笛聲。及獲敦盛。見其腰插笛。念嚮所聞者是也。乃請首於義經。幷其笛歸之。經盛。義經以諸首虜歸獻法皇。法皇使人諭重衡曰。女貽書宗盛。使效神器。則宥女死。放還屋島。對曰。臣宗世建勲王家。而子孫卒爲君所棄。以至於此命也。勝敗豈關臣一人。臣不才至爲纍囚。假令生還。將何面目見宗族哉。宗族亦必

梶原平三

不肯以臣易神器也。雖然臣不敢不奉勅。乃作書從院宣使至屋島。時子得書悲泣。欲聽之。知盛執爲不可。教宗盛作答表曰。謹領宣旨。通盛以下既授命矣。重衡豈獨欲生哉。至若神器。不可須臾離聖體也。陛下尚思貞盛清盛遺勲。則辱枉龍駕。臨幸西州。臣等護以西南四道兵。以討亂賊。不者臣等有赴三韓契丹而已。不能奉命。平時忠捕院使劓而遣之。法皇怒以重衡附賴朝。誅焉。賴朝檻致之鎌倉。延見使梶原景時將命。來跪重衡傍。重衡不肯聽。遙語賴朝曰。重衡至此命也。公尚記先人之德。則請速賜之死。賴朝

狩野介

工藤左衛門

燭暗數行虞氏涙、夜深四面楚歌聲、

明年

乃屬之狩野宗茂。具湯沐。令姬千手侍浴。因問其所欲。重衡欲削髮。賴朝不許。因餽酒。遣千手及工藤祐經佐之。祐經擣鼓。千手彈琵琶。重衡屬杯千手。朗吟曰燭暗數行虞氏涙。夜深四面楚歌聲。賴朝微行。側耳戸外聞而憐之。更遣名姬伊王與千手更直。明年。六月。以南都僧侶請。斬于奈良坂。二女皆削髮爲尼云。初重衡之虜入京師也。維盛妻孥在京師。聞三位中將被虜。意其維盛也。使僕視之非也。然見師盛首。則憂恐。維盛在屋島。亦懷家不措。是歲三月。間出之京師。途梗弗達。於是赴高野山。偶値其舊臣爲僧者

唐皮甲小烏刀小烏拔圓二刀

弥平兵衛宗清

語之以情曰。先君嘗德賴朝。內府以故猜疑。比吾於賴盛。吾故遁至此。欲一詣熊野祠。赴水而死。乃與俱詣焉。投那智海死。豫命隸人。還告資盛曰。唐皮甲。小烏刀。在貞能許。公宜取之。萬一事平。幸傳之我兒。初平氏有小烏拔圓二刀。例傳嫡長。至忠盛。傳小烏於清盛。傳拔圓於賴盛。二家自是相惡。賴盛於是在京師。是歲五月。賴朝以書召之。且曰。必携宗清。賴盛即東行。宗清不肯從曰。臣非不辨禍福。獨不愧西海諸公舊僚乎。乃送賴盛至近江。辭而西。來至屋島。是月。貞能弟貞繼。起兵伊賀。應平氏。集二百人。襲破州守

屋島之戰

高松

護大內惟能。遂入近江。與源秀義戰。而斬之。已而爲惟能所敗死之。世呼曰三日平氏。平氏欲復山陽道。九月。行盛以兵二千屯兒島。範賴以十萬騎來攻。我軍敗還。宗盛以下日悒悒不樂。知盛曰。吾嚮欲守京師。公等不從。今終如何。宗盛莫以應。明年春。知盛城長門引島。扼門司關。又遣兵擊破土肥實平於備前。復兒島。又擊破河野通信。斬其族黨百六十人。效首屋島。宗盛撿之。時聞源義經自阿波來攻。而未得確報。明日望高松里火起。田口成能曰。敵來襲也。請急御舟。令將士拒于陸。從之。義經果襲至。我兵能拒。義

景清攫美尾屋十郎錏

次郎兵衛盛嗣

江見次郎

經縱火行在我兵盡上舟海陸交射景清上岸挑戰美尾屋十郎者來鬬而走景清追攫其錏錏斷挂之薙刀掀而呼曰吾景清也盍來决死敵莫敢近我兵踵上大戰佯卻上舟以誘致義經幾獲而逸之宗盛召教經曰我兵數逸義經義經兵不過數百騎耳煩公一戰教經乃與盛嗣景清等三十人迫陸而射教經勁弓長箭射殺敵精騎數十人會日暮義經退軍高松教經軍屋島欲夜襲源氏盛嗣與江見盛方爭先徹曉不果襲天明義經以七千騎來攻我三十人步行持短兵接戰敵騎披靡教經因射之戰終不利

壇浦之戰

遂上舟而退熊野湛增河野通信等盡屬源氏源氏軍日盛平氏奉乘輿避于志度義經復來攻乃退保引島已而長門周防悉應源氏乃赴箱崎聞範賴以大衆在豐後則旋泊于壇浦源氏軍充塞海陸兵艦三千四面來攻我有五百艘知盛立船首謂諸將士曰勝敗之决在於今日汝輩有進死毋退生一心戮力必獲義經而後已景清盛嗣等爭願决戰田口成能潛通欵於敵知盛謂宗盛曰士氣奮矣獨成能可疑請斬以徇不聽固請宗盛乃召成能易之成能唯唯知盛握刀目宗盛宗盛終不能斷也已而大戰我

當睹東國男兒耳　二位尼

兵奮擊。東軍數卻。成能降義經。告之曰。平氏從帝於
兵船。徙兵於帝船。欲誘敵而夾擊之。義經知乘輿所
在。合軍疾攻。知盛乃赴帝船。諸嬪迎問狀。知盛大笑。
曰。卿等當睹東國男兒耳。一船皆哭。知盛手掃除船
中。盡棄汙穢物。時子乃抱帝相約以帶。挾劍璽出立
船首。帝八歲。問時子曰。安之也。時子曰。虜集矢於御
船。故將他徙也。遂與俱投海死。皇太后繼投。東兵鉤
其髮獲之。行盛有盛聞之。皆力戰死。教經驍名素著。
敵爭欲獲之。教經殊死戰。殺敵無數。知盛呼曰。公盡
早自為計。多殺雜兵。毋為也。教經曰。中納言欲吾與

太郎家村　三郎左衛門景經　平內左衛門家長　壽永四年三月廿四日也

義經決死耳。乃進索義經。卒與之遇。教經免胄撤鎧
袖。躍入其船。敵兵遮鬬。輙搏什之。直逼義經。敵中有
安藝家村。力兼三十人。率二力士進。當教經。教經蹴
什其一人。挾二人投海死。宗盛與清宗不能自裁。從
士擠之海。泅而遁。敵兵鉤獲之。藤原景經景清從弟
也。見之曰。奴輩敢辱我君。進斬一人。中箭死。知盛聞
而切齒久之。曰。吾可以死矣。與教盛皆自殺。平家長
等八人殉之。時壽永四年三月廿四日也。經盛資盛
皆遁。已而自殺。宗盛父子。與皇弟。皇太后。平時忠以
下。從義經而東。有命徇宗盛以下于京師。宗盛自輿

易傘工男兒

中四望。清宗不仰視。既罷皆拘于義經第。宗盛不解衣寢。以袖庇清宗。守兵見而憫之。五月。送於鎌倉。頼朝延之前舍。隔庭相見。將命者至。宗盛悚然請宥死。頼朝措魚于俎。加刀焉。示之諷使自殺。宗盛不曉其意。又送還京師。至篠原。父子別拘。知將被殺也。乃請僧稱佛。曰。吾不死於壇浦。以有清宗故耳。於是皆被斬。宗盛有次子。曰副將。先斬于京師。初壇浦之敗。時子謂衆曰。宗盛非故相國之子也。吾之再娠也。相國期其生男。而女生焉。吾恐相國恨怒也。密使人易之一傘工男兒。宜矣。其不若重盛。以至於此也。宗盛既

丹後侍從忠房

上總介忠清

筑後守貞能

死。時忠等皆處流。時義經與頼朝有隙。逃奔西海。頼朝恐其與平氏遺黨相依託作亂也。遣北條時政于京師。購索平氏胤子。伏匿所在者。幼孩生埋之。稍長者刃之。其母若保往往隨死。啼哭四聞。維盛子曰六代。依其母匿大覺寺。側爲人所告。當斬。其乳母因僧文覺請宥。頼朝素重文覺。且思重盛德已也。特宥之。削髮爲文覺弟子。及文覺圖不軌。六代坐死。初維盛弟忠房。遁壇浦。匿紀伊。知盛次子知忠。當族。八西奔時甫三歳。乳母子紀友方。攜匿備後。後徙伊賀。平氏舊臣藤原忠清。先宗盛一年見捕斬。平貞能削髮奉

上總五郎兵衛忠光
嵌魚鱗于眼以爲眇
上總七郎兵衛景清
越中次郎兵衛盛嗣
紀二郎大夫友方

重盛骨隱於常陸。忠清二子忠光景清。與平盛嗣等潛匿各處。後八年。鎌倉有土木事。頼朝臨焉。忠光雜役徒。欲刺頼朝。嵌魚鱗于眼。以爲眇。荷畚出入。頼朝見而怪執之。懐利刀。曰平氏臣忠光。欲爲故主復仇。究問其黨。曰獨有盛嗣。聞前在丹波。不知今何之。不復言。絶食飲。月餘死。頼朝大索天下。無所獲。後五年。知忠自伊賀還入京師。匿于法性寺側。盛嗣景清聞之。皆至。諸舊臣稍稍來屬。謀襲頼朝妹壻藤原能保。能保覺之。令兵圍攻。我兵二十餘人。亂射殺敵而死。知忠與友方俱自殺。盛嗣景清遁走。聞忠房在紀伊。

八田右衛門尉

往歸之。擧兵據湯淺城。爲熊野別當所攻破。忠房被捕殺。盛嗣景清又遁。會頼朝慶東大寺。景清雜衆中欲刺之。事覺被捕。屬之和田義盛。義盛苦其不遜也。辭之。乃屬於八田知家。景清終不食而死。盛嗣變姓名。仕但馬人氣比道廣。爲其廐卒。因通其女。每浴馬爲馳射狀。道廣知其盛嗣。而不問。旣而隨道廣如京師。遊故妾家。妾家告之源氏。乃令道廣捕之。道廣遣力士數人。候其浴圍之。盛嗣罵曰。奴輩吾欲遁卽遁。而不欲累主人。出而就縛。頼朝面讓之曰。盍死於壇浦。對曰。欲擁一平氏胤以復舊業耳。又問曰。聞汝依

義經有諸。盛嗣曰。否也。嚮在京。圖判官而不遂。爾來頗儲利刄銳鏃。欲一試之於將軍之身。遂被斬。

外史氏曰。自我先王之開國也。非無僭亂之臣也。而未有謀危社稷者。獨有一將門焉。而出於平氏。豈非其宗之大恥哉。然能討滅之者。亦出於平氏焉。則足以相償矣。且自將門一伏誅。而後世無復覬覦神器者。可謂彼以其身標天下大戒也。抑使將門得一撿非違使。則未必甘爲叛賊。故天慶之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之所致也。當其無事也。籠朝廷名爵於私門。而不恤人之失職。及其急也。乃遽揭朱紫。呼號天下。使天下英雄有以窺朝廷。後世源平爭起。以功邀其上者。焉知其不基於此也。世稱淸盛功不償其罪。舉不臣者。輒以爲稱首。而不知相家不臣。已什倍淸盛。淸盛蓋視而學之。否則何遽至此。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自相門之專權也。后皆其女。天子皆其女所生。而卿相皆其子弟親屬。苟非其族類。鋤而去之。雖皇族不能免焉。甚則易置其主。猶視奕棊。淸盛所爲。無一不似彼巳氏者。而加以驚悍。其意曰。以無功之人。猶擅權寵如此。吾之有大造於王室。何爲而不可。世以其挾與之無漸。群起咎之。而不言有爲之師

者焉。且清盛所以至此。由後白河帝養成其勢爾。夫名爵公器。不可私用。人臣而私名爵。是負其君也。人君而私名爵。是負其先王也。帝濫授先王名爵於清盛。籍以濟其私焉。而長其負功邀上之心。至於不可制。將誰咎哉。雖然成平氏之勢者。不獨始於帝也。初忠盛受寵於白河鳥羽。連進官爵。人以為不次。蓋朝廷倚其力。以抑源氏。抑源氏。所以殺相家之權也。源氏自滿仲。賴光。每為相門之爪牙。攝政兼家之驅花山也。源賴信實捍衛道塗。降至文治之際。朝廷疑關白兼實之助源賴朝。亦非以其世相黨援哉。由是觀之。延平宗以抗相門。院政國論。所相傳承。其猶寬平之擢任菅氏耶。文武雖異。其意一也。以菅公之賢。猶不能無戀權之意。平氏除重盛之外。皆不學無術。其矜功擅寵。進不知止。曷足尤焉。假設重盛後父而死。盡反其所為。戒飭子弟。輔翼王室。則雖接踵比隆於藤原氏可也。而源氏何資以起哉。源氏名為治暴亂。而其實攘竊王權。源平之罪。未易輕重也。且夫源氏猜忍。骨肉相食。孰與平氏闔門至死不失懿親耶。世傳平語。倚琵琶演之。其音悲壯感憤。聽者莫不悽愴。余嘗西遊長門。過壇浦。觀平氏覆滅之處矣。又抵肥

後聞其州有五家山。山谷深阻。平氏或竄匿焉。子孫至今猶有存者。不與外人交通云。夫平氏於王家功罪相償。天不必勦絕其後。則是其或然也。

外史氏曰。王權之移於武門。始於平氏成於源氏。而基之者。藤原氏也。故略敘王室相家之系統。以備參觀云。葢神祖而後三十九世曰天智。天智子大友即位。而天武以叔父簒立。傳之持統。文武。元明。元正。聖武。孝謙。帝大炊。凡七世。而天武之嗣絕。光仁以天智孫入繼大統。傳之其子。是爲桓武帝。桓武三子。平城。嵯峨。淳和。兄弟相及。仁明以嵯峨子繼之。文德以仁明子又繼之。文德幼子。以藤原氏故立。即位。是爲清和帝。清和子陽成。爲藤原氏所廢。光孝以文德弟代之。光孝而下。宇多。醍醐。朱雀。村上。父子相繼。村上之子。冷泉。圓融。兄弟相及。花山以冷泉子繼圓融。一條以圓融子代花山。三條又以冷泉子繼一條。一條之子。後一條。後朱雀。兄弟相及。後朱雀而下。後冷泉。後三條。白河。堀河。鳥羽。崇德。父子相繼。崇德而下。詳於源平語中。崇德而上。至於文德。廿一世。其非藤原氏之出者。宇多。後三條而已。故皆計抑其權。而在位不長。莫能遂志。然宇多以後三朝。不置攝關。

政在天子。白河以後。已辭位而猶聽政。政在上皇。其餘皆仰藤原氏之成。而其擅政。始於文德云。然余謂藤原氏驕專。其來久矣。非獨始於文德時也。鎌足助天智。効力王室。其子不比等。爲四朝元老。文武聖武。並娶其女。而孝謙其外孫女也。而皆淫縱。惠美押勝變於孝謙。殆危國家。實不比等孫。則其家法可知也。其後光仁桓武仁明。獨不出於藤原氏。而自平城至文德。又皆其出。文德外舅左大臣冬嗣。爲不比等四世孫。冬嗣之子良房。又納女文德。生清和。文德欲立長子惟喬。而憚良房。遂立清和。則藤原氏之威。懾人主非一日。又可知也。清和生九歲。卽位。良房以外祖攝政。其子基經廢陽成。立光孝。關白萬機。攝關之號始此。基經二子。時平忠平。忠平攝政於朱雀之朝。與其二子實賴師輔。並列三公。於是乎有天慶之亂。冷泉二弟。爲平守平。村上欲立爲平。爲冷泉儲貳。而實賴等以其非藤原氏出。沮之。而立守平。是爲圓融。於是乎有安和之變。師輔三子。曰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曰道隆。道兼。道長。皆兒弟爭政。伊尹女生華山。兼家女生一條。故兼家令道兼賺華山遜位。而以一條代之。是其最甚者也。後一條而下三帝。皆道長女

所生。是其最極寵榮者也。道長二子、頼通教通相繼執政。而頼通生師實。師實生忠實。忠實疎其長子忠通而愛少子頼長。於是乎有保元之禍。忠通三子。基實基房兼實。基實生基通。基房生師家。兼實生良經。更執朝政於源平之際。其論議可觀者。獨有兼實。他充位而已。其後一姓分爲五派。更爲攝關。而其進退皆不復關天下事。不足錄也。總之良房而下。奕葉秉鈞。大抵務營私門。不以國家休戚經心。而當其爭權。父子兄弟。且不相保。奔競從諛。舉朝成風。宜乎大亂之基。於是而其終與王室俱衰。共頹徒存空名。可不哀耶。外史氏曰。吾聞史有知王覇所以廢興也。源頼朝嘗奏大江廣元爲廳使衛尉。攝政兼實議其不可。曰。非儒家進仕之例。嗚呼以門閥爲賢。以格例爲政。驅其才俊以資梟雄。而猶不覺悟。爭此區區。兼實且然。其他可知。向使相家有憂國之心。通變之畧。何患於王權之外移耶。顧嚮者天慶之亂也。亦由藤原忠平之不許廳使於平將門也。久矣哉。相家之沈滯豪傑也。抑將門欲自與也。而以得失爲榮辱。頼朝欲與之其下也。而不以從違爲損益。又可以觀世變矣夫。

日本外史卷之一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